

陶金我的至爱

赵丽萍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金, 我的至爱/赵丽萍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0.9

ISBN 7-80142-193-0

I. 陶… II. 赵…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0110 号

陶金 我的至爱

赵丽萍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7.375 印张 138 千字 84 幅图

2000 年 9 月第一版 200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ISBN 7-80142-193-0/I·122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自 序	(1)
第 一 章 永别	(1)
第 二 章 初恋	(12)
第 三 章 新婚	(28)
第 四 章 闯荡	(37)
第 五 章 梦想成真	(46)
第 六 章 “小地宝”	(62)
第 七 章 我眼中的陶金	(68)
第 八 章 爱心	(97)
第 九 章 幸福	(109)
第 十 章 祸从天降	(129)
第十一章 走投无路	(146)
第十二章 最后的挽歌	(156)
第十三章 新疆求医(上)	(166)
第十四章 新疆求医(下)	(182)
第十五章 无尽的爱	(196)
第十六章 来自天堂的爱	(213)

第一章 永 别

是上帝还是大自然赋予了人类这美好而又真挚的情感——爱情，我想这圣洁的情感是没有生死之别的，它是不朽的，那就如同苍天般永存！

——自题

可能很多人都还不曾真真切切地体味过什么是永别？永别意味着什么？和自己最最心爱的人永别是怎样的滋味？

但愿世上所有的人永远永远也不要有这样的滋味。那种感受，就如同一把尖刀把你那怦怦跳动着的心活生生地永远挖走；你仿佛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只是一个躯壳，你只想紧紧抱住亲爱的人那已僵硬、毫无知觉的躯体，想永永远远地成为一体一同走向“那个世界”……

1997年8月25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没有了一丝阳光的日子。他走了，永远地走了，带着对心爱的人割舍不下的依恋情爱和一百个不放心，带着对亲人朋友的眷恋，带着对心爱事业的遗憾和未了的心愿，带着对人生的顾盼与渴望——他走了，在经历了长达九个月的心灵与肉体的痛苦折磨，在身心被恶魔般的癌症耗尽之后，在这世上只度过了36个短暂的春秋，不情愿地走了——

1997年8月24日，下午，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和妹妹一起从中日友好医院外宾病房出来。

一个不眠的昼夜又过去了，好想倒头就睡。一向经得起折腾的妹妹依着我的肩膀说：“姐，我真的连走路都能睡着了。真没想到，你还真行！半年多了，一刻也不停地陪着，照顾着，我这才多久啊。唉，还真不能小看你弱不禁风的样子……”

说着说着便传来微弱的鼾声。唉！也真难为我这惟一的亲妹妹了，撇下丈夫，撇下自己公司一大摊子的事，不远千里跑来北京，尽心竭力地和我一起陪伴、照顾姐夫。

自打年初正式检查结果出来，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啊！伤心、焦虑、期盼、忙碌、不眠；精心照顾、陪伴、开导他；同时还要四处求医，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但凡有点小名气的中西医院、专科大夫全都看遍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中西药也已让他吃遍了。他呢，也真的尝尽了苦头，但结果如何呢？面对自己最最心爱的人濒临死亡，我却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不如一天，一个在生活、银幕、舞台上那么英俊、健康、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如今骨瘦如柴、周身蜡黄、肚子膨胀得比孕妇还要大，脸上已经完完全全脱了像——这就是陶金，我心爱的丈夫。

7月初，陶金住进中日友好医院，亏得这些可爱、可敬的白衣天使们竭力抢救、精心护理，他才一次又一次地“有惊无险”。但总的来说，他身体的状况还是在急剧地下降，随时随地都有“走”的可能，而我完全被笼罩在病危通知书的阴影之下。

其实，从得到检查结果报告那天起，我就始终在希望与现实、幻想与破灭中游离，只是那时希望更多于失望。通过这段

时间大量医学书籍的查阅，长期与癌症病人和治疗癌症的专家的接触、了解，加上眼看着一个个方案的失败和周围一个个癌症病人的相继去逝，我的理智已无情地告诉了我，他确实已经毫无希望了。然而情感又让我绝不愿接受他要与我永别的事实，我也没有仔细、认真地考虑过，永别将意味着什么，似乎越是到了那一步，就越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心里总放不下那一份侥幸。然而周围所有的大夫、亲人、朋友都开始不断地提醒着我：要做“这方面”的准备了！理智也告诉我：需要做方方面面的准备了。

中国明星足球队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治丧办公室。自从他辞职离开解放军艺术学院，成为文艺个体之后，他最爱的大家庭就是中国明星足球队了，他和领导、队员们一起去慰问演出，练球比赛，那是一个充满浓烈爱心、温暖、快乐的大家庭，由中国明星足球队为他操办后事也是他最后的遗愿。

周围各界亲朋好友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极大的爱心、关心、帮助和同情……到了机房，忍不住又拿出他的录像资料看起来。屏幕上，他在生龙活虎地表演，动作是那样刚劲有力，富有朝气和魅力，眼光是那样地炯炯有神、光彩照人；想想现今那个终日躺在病床上，浑身插着各种针管，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求救无望的他，我再也忍不住心头巨大的伤悲，旁若无人地失声痛哭……真恨不能马上回到医院，飞到他的身边，我实在不想做这些理智的事了！

不知是身体太累还是眼泪流得过多，不知不觉中，我竟倚着妹妹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当我睁开双眼，扑入眼帘的是一幕感人的情景——周围的人们全都默不作声，有的闷闷地抽着烟，静静

地在等着我醒来。要知道，这些朋友都是利用休息日义务在为我们加班啊，怎么能这么拖累人家呢！我强打精神，努力振作起来，坐上了剪接台。

一千又是到了深夜，中间陶金的小姨从医院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回去陪陪他，说他已经很不好，还说她能感觉到，陶金此时最最需要的人就是我。当时我真的万万也没有想到，那就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知道他已很不好，可我、可我还痴痴地想着，老天能让我们一起再次度过一个中秋节……

从我们相知、相爱，到结婚的十余年中，再忙、再有事，到了中秋节，我们总要在皎洁明亮的月光下幸福地依偎在一起，一边吃着圆圆的月饼，一边重温初恋时在月光下留下的最最动人心弦的初吻和甜蜜的往昔……那些天里，我在内心不时地央求着“月光老人”：快些来吧，快给我们一轮满月，我是多么、多么焦急地在等待着！

相亲相爱的夫妻和恋人们是多么幸运，多么令人羡慕啊，因为他们每一年都将在月亮温柔明亮的光辉照耀下，甜蜜地依偎在一起，幸福地相爱到永远……而我们却是那么那么地不幸，只剩下这最后的一次了。“帮帮我们吧，月光老人啊，月光老人，看在我们那么相亲相爱的份儿上，让我最后一次依偎在他的怀里，让你再照耀我们一下吧。”

然而，就连这可怜的小小的要求，也将被那恶魔般的癌症夺走，任凭我心里千万次地呼唤与乞求，都已无济于事了，那恶魔的力量似乎已超过了一切。一个我最最害怕出现的残酷事实、一个我隐约能预料到却又丝毫不敢切切实实去细想、去面对的现实，就这样降临了……

1997年8月25日。凌晨，电话铃忽然急促地响了起来。是我公公，他说：“小三儿(陶金的小名)昨天很不好，很不好，恐怕你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了，今天把他最后穿的衣服都带上吧！我们一会儿到你那儿，一起去医院。”

我一下子瘫在了沙发上，焦躁、不安与恐惧，使我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不会的，不会的，不就昨天一晚没见到吗，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快？”

一会儿，全家大大小小一起到了医院。我连奔带跑地抢先来到他的病房门前。现在想来，我当时不知哪里来的理智，站在门外，先让自己稍稍平静下来，然后像往常一样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留守在病房的陶金的小姨和舅舅迎了上来，小姨似乎在我耳边说了些什么，可我却什么也没听进去，径直来到他的床边。他一见到我，那张消瘦得几乎只剩下高高挺起、宛如一层薄薄铜片的鼻子的脸上，突然现出像一个受了莫大委屈的孩子见到最亲最爱的母亲似的神情，他一把将我紧紧地搂住，用他那张干枯的脸庞紧紧紧紧地贴着我的脸，流下两行泪水……我的眼泪也像掉了线的珠子似地滴在了他的脸上、颈上……

这曾是一个多么熟悉而又亲切的动作，你曾无数次地将我紧紧搂住，拥在你坚实而温暖的怀抱。在我心目中，你是那么可靠与坚强，世间似乎没有你排除不了的困难，没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始终是我的靠山、我的大树。依在你的怀里，我是那么踏实与幸福；靠在你胸前，我是那么舒畅与甜蜜；在你面前，我始终是一个受着你保护，承受着你爱怜的娇妻；你曾是那般地疼爱着我，呵护着我，从不让我受任何的委屈，流任何伤心的泪水；可你现在怎么啦？再也不能替我擦去心中流淌的泪水，承担我所面临的一切苦难；你再也不是往日那个英

俊、健康、生机勃勃的男子汉了，你是这么瘦弱、无望、挣扎在死亡线上；你是这么依赖你弱小的妻子。

我紧紧握着他干瘦的手，望着他可怜无助的眼神，他是如此地需要我，依恋我，而我却什么也帮不了他。觉得万般的爱怜与难舍，只化作一个反复不停的动作和一句反复不停的话，我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他的脸庞，一次又一次地轻声呼唤着：“宝宝，宝宝，你是我这世上惟一最好最好的宝宝！”

他始终不停地轻轻地点着头……

其他亲人都都悄悄地来到了，突然间他用力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然后费了很大的劲儿抬手颤颤微微地边指着我，边断断续续地说：“我……我……我就是……就是不放心你这个……这个傻……傻……”没等他说完，我一把紧紧握住他哆嗦的手，再一次忍不住心中涌起的酸楚，眼泪成串成串地往下掉。我知道，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过于善良、单纯、柔弱，甚至有时近乎傻气的女孩，他是不舍得离开我，更是不放心他的妻子今后怎样独自去面对社会，面对一切的一切。

不知过了多久，妹妹和小姨示意我出去一下，我意识到是大夫要找我谈什么了。刚要放下他的手起身，他就像一个被惊吓了的孩子似的，用力瞪着我，死死紧攥着我的手，生怕我要从他身边飞了似的，就是不放手。我俯下身去，轻轻地哄骗他，妹妹和小姨也赶紧上前协助。

我和公公一起来到了主任、值班大夫、护士的面前，他们说，也许就在这一两天了，不知今天夜里能否挺得过去，本来昨天夜里几乎要不行了，经过抢救看来挺了过来，但一定要充分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准备。

抢救车停在门口，护士们也站立在门口，随时候着，大夫们来回穿梭，观察着动向。一切的一切都再明显不过了，然而

怪就怪在，人们话都已经说得那么明白了，可我的大脑还是转不过弯来，怎么也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多亏妹妹想得周到，分别通知了他的好朋友们。没过多久这些朋友都匆匆地赶到了。

他的大学同学张平夫妇首先赶到了。张平是昨天晚上百忙中专程从海南赶回来的，他一见到张平，显得格外高兴，露出了纯真的笑容，而且还清清楚楚地说：“张平，你来了，唉呀，不……不用了，你那么……那么忙。”

张平拉着他的手，努力不显露出太伤感的情绪。可突然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吐出黑色的血，周围立刻乱作一团，大夫忙进忙出，大家忙着给他擦血，递纸，递毛巾……忙乱过后，他突然异常地清醒，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他问张平：“今天几号了？”

“25号。”张平回答。

就在这时，他目光转向我，断断续续地说：“唉呀，不……不好了，我真的……真的是回不了家了……”

我怔怔地看着他，什么也说不出，只有眼泪……

“家”，一个多么普通的字眼，可在他的眼里，我们的家就是他在外忙碌劳累之后，最最恬静温暖的空间，最最自由、舒畅、懒散、快乐的小天地。他是那么真真切切地爱着我们的家，耕耘着这个家。小家装修时，每一个门的把手，他都要四处奔跑精心挑选，直到满意为止。

他是那种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在外留宿的人。就是在病重期间，为了便于治疗，我们一再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去住院，他也不肯答应。第一次住院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哄骗他才离开了家。临走时，他酸楚地说了一句：“唉，我知道去医院肯定是有去无回，我就很难再回家了。”

那一次住院没多久，他就像忍受了多大委屈一般发疯地要

回家，无奈之下，我们只得依了他。

回到了家，他是那样从心底里感到舒心。而我从来没学过医，为了他，也学起医学知识来，每天为他扎针，打点滴。在家，我不仅是他的爱妻，也是他的小护士。可如今，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有去无回，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又开始不停地吐血，吐到后来，他连往外吐的力气都没有了，没办法，护士只好打开吸尘器，要为他从嗓子眼儿里往外吸血。

我一向不愿别人为他做这种事情，万一动作大了碰痛了可不行！我马上从护士手中接过吸血管，开始为他吸血。

每当管子要往他嘴里伸时，他总是费很大很大的劲儿张开嘴，然后再用仅有的最后一点力量，坚持张着嘴，下巴、嘴唇、牙齿不停地颤抖着。那可怜、无望，却又极力配合的样子，简直就像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我一边不停地掉着眼泪，一边吸着血，一边不停地鼓励他：“坚持！坚持！宝宝！……”

我抽啊抽啊，恨不能一下子抽尽那些堵塞在他喉咙里的所有污血和秽物，好让他也能像我们这些健康人一样，畅快地呼吸一下周围新鲜的空气……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中午时分了，谁也没顾上好好吃顿饭，匆匆扒上两口就又都围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情况越来越糟，血压开始急剧下降，往点滴里打增压药也毫无作用。体温也在下降，大夏天的，盖了两床大被子，身上还是冰冷的。他的身边，布满各种仪器：心脏监测仪、氧气罩、吸血管子、血压器……大夫拿着手电筒，不时地检测他的瞳孔。

聪明的妹妹开始提醒我：“姐呀，你看姐夫的瞳孔在开始放大，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一定要准备好了，要挺住啊！”妹

妹话还没说完，我发现不仅是他的眼珠在不停地往上翻，而且我帮他吸血的管子也很难再拔出来。他再也没有力气张嘴用力了。

呼吸在衰竭，只有不住地费劲儿地往里吸气儿，却不见往外吐气儿……

就在这刹那间，我猛地顿悟，我对自己说：一切都完了！眼前这个人，这个自己最信赖和心爱的人，马上就将永远地离开我！想到这儿，我的脑袋似乎被什么坚硬的东西猛击了一下，“嗡”地一声，我怦怦跳动着的心脏也骤然停止了跳动，好似被人狠狠地挖走了，然后浑身发麻、发冷，四肢开始抽起来，眼前一片漆黑，……

不知过了多久，隐隐约约听到了众人的忙乱声，耳边传来妹妹不停的哭叫声：“姐姐呀，姐姐快醒醒！你可千万千万别吓我，别吓我，我怎么向爸妈交代啊！”我透过不停流淌的泪水，发现自己并没有在他的身边，而是在花园的藤椅上。我坚持着直起瘫软的身子，突然间像疯了一样地要冲进去！

一向清醒、理智的妹妹，再也忍不住失去姐夫的悲痛，也似疯子一样地猛冲进去，一边大声哭喊着，一边向大夫乞求着：“再救救他吧！救救他吧！快给他打强心针！”

然而两针下去，没有丝毫动静。妹妹彻底失控了一般，一边使出了浑身的力量，猛烈地摇晃着姐夫已毫无知觉的身体，一边失声力竭地哭叫着：“醒醒啊，醒醒姐夫！你再醒醒！让我姐姐再好好地看你一眼！你不能这样狠心！最后也不让她好好地看你一眼就扔下她了！姐夫！姐夫……”

目睹这样的惨状，周围所有的人，大夫、护士、亲人朋友

都失声哭起来……

张平抱着我来到了他的床前，我坐在椅子上，无力地俯下身，拉着他尚未完全僵硬的手，紧紧紧紧地贴在了自己淌满泪水的脸上，深深地用心、用泪、用唇不断地亲吻着这双我如此熟悉，而从此将再也看不见、摸不着了的爱人的手，然后，轻轻趴在他的身上，哭着对他说：

“宝宝，我最最、最最、最最心爱的宝宝！永别了！……”



◎我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此时他已经听不到我的呼唤，看不见我的眼泪。他真的从此与我永别了。

生与死已将我们这对许愿相爱、厮守终身的夫妻永远地分开了，然而我对你的爱，对你的思念将永远也无法将我们隔离！你是我终身的至爱，永远的骄傲！你给予了我无尚的幸福与最真挚的情爱，你的一切的一切将永远伴随着我，它将永生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

我没能陪你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你知道这决不是我自己要的，我相信你会原谅我，可我却永远也无法饶恕自己！

我不知今后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里，谁来挂念你的冷暖与饥饱；我也不知你那一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从来也不信上帝，可我为了你却坚信它！是上帝与你同在了，你已真的走向了天堂！我未曾信过神，可我为了你却用心来祈祷！我祈祷上帝不要让相爱的人再分离！我坚信来世我们定是相爱的夫妻！因为你曾对我允诺：一旦你走向了天堂，在那里你不仅会时时刻刻地保佑着我，还要让我们在天上、地下共同祈祷——愿我们来世还做心心相爱的夫妻！上帝啊，保佑他吧！保佑天下所有相爱着的人们！愿他们永不分离！

永别了，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我最最心爱的陶金，我的丈夫，我的爱神！

◎亲朋好友们、同事们、同仁们在此与陶金做最后的告别！



第二章 初 恋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初恋是神圣的，纯洁得像诗一样浪漫，像梦一样美妙。

我和他的初恋是从我的母校——北京舞蹈学院开始的。那时我刚刚步入青春少女行列。那个年纪的少女，对爱都有仙境一般的梦的幻想。然而我的初恋来得却那样早，那样突然，早得我似乎还没来得及做美梦，她就悄然来到了我的身边；突然得我还顾不上相信，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

我生长在江南古老的名城——苏州，从那里考入了北京舞蹈学校，过早地远离了父母亲人和家乡，来到了首都北京，实现了自己从小就要当演员跳舞蹈的梦想。

从那时起我就不知道什么是逆境，什么是真正的困难，始终在顺利中前行，真的像是一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小东西”，一只无忧无虑快乐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翔着。

80年代初，学校首次成立了大学部，从全国各个舞蹈专业团体、院校招来几十个比我们大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幸运地成了全中国首届教育系的舞蹈大学生。同学们中不时地传颂着一个全校甚至是全舞蹈界的新奇迹——一个从未经过舞蹈专业训练过的业余舞者，不仅幸运地成为这几十个幸运儿中的一员，而且还是班里的尖子。果不其然，在他们班第二学年

期末考试时，组织全校观摩，让我领略到了他的风采，考场上的他是那么英俊、潇洒。动作刚柔相济表演恰到好处，每当旋转时，脚底下似乎装了一个不停的陀螺，他不想停就决不会停似的。不仅如此，他还在不断旋转中变换着各种美妙的舞姿。所有在场的观摩者都为之鼓掌，对他赞叹不已，同学们也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

“太棒了！真够帅的！简直不相信是业余出身的。”

我当时还注意到他们系的李主任（后来的舞蹈学院院长）和他的主教朱老师都露出了自豪和欢欣的笑容。因为据说在是否录取一个业余舞者时，出现了很大分歧，正是他们二位的慧眼看到了他潜在的天资，坚持录取了他，精心地培养、教育着他。……

李主任频频地向她周围的领导和舞蹈界的同行介绍着：

“小陶这小伙子，很不容易，虽说自身的舞蹈条件很好，但他毕竟是个业余的，从小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他太用功了，也很用心。练功练得不仅很刻苦，而且很科学，非常会动脑子，文化底子也很好，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我看在眼里，听在心里，心中那份莫名的崇拜与好感禁不住油然而生……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我和他之间也许在前世就已注定了这份姻缘，这份幸福，这份生死情爱——

那是一个多么开心热闹的夜晚啊！一年一度的全校师生元旦联欢晚会到来了。我们这一群女生中，不知是谁提议，去舞厅玩玩。所有的人都响应着，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地来到了三教室大舞厅。

不知什么时候，那个被许多老师同学青睐与议论的帅小伙子突然闪现在我们这群小女孩面前。

“各位新年好，刚刚看完我们的考试，请给我提提意见！”

他嘴上这么说，那双深邃有神的眼睛，深情地直盯着我。

他的突然出现，使我下意识地躲到了女友们的身后，莫名地不自然与紧张起来。当我慢慢抬起双眼，努力勇敢地与他双眸相碰时，感觉到他的眼神中似乎带着某种东西——某种我从小从未感受过的东西，仿佛两个心灵相撞，一瞬间，有一股电流涌遍全身……我慌忙收回自己的视线，心开始剧烈地跳动，同时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慌乱与紧张……正在此时，男班的民间舞蹈老师过来一把拉我进入了跳舞的人群。我们随着悠扬的华尔兹舞曲，翩翩起舞，旋转着，旋转着。透过舞厅的大玻璃镜，我发现那双刚刚令我心跳不已，莫名慌乱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我。我忽然不自然起来，推说跳累了，躲到一个很不起眼的旮旯儿里。没等我开始胡思乱想，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从耳边传过来：

“怎么不跳了？”

我一看又是他，心里更紧张了，难以言状，脸腾地热起来。

“我……我……嗯……没有……”

我吞吞吐吐，不知该怎么回答，慌乱间，我转身随着人群来到楼下的录像放映厅。这里也挤满了观看的人，一个空座也没有。无奈的我只好站在最后面，心不在焉地看了起来。我的眼睛盯着银幕，可那躁动着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不知过了多久，可能是站累了，正想活动一下再继续看时，黑暗中突然有人在我背后轻拍了两下。回头一看，又是他，而且还拿了把椅子放在了我身后，示意我坐下。

等我刚反应过来要道谢的时候，他已一溜烟儿地走了。

我坐在椅子上，再也看不下去了，早早地回到了宿舍。